

“云山震撼” 美军回忆遭受志愿军第一击

缴获的美制机枪
志愿军战士维修



在云山战斗中被俘的美军

1950年11月1日至3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侵朝美军在朝鲜云山首度交手，后者遭遇“自1862年奔牛溪之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”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语），日本自卫队更把此战纳入模范战例，

收入军官基本教材《作战理论入门》。解放战争时期充当蒋介石集团军事总顾问、朝鲜战争时担任美步兵7师师长的巴大维少将曾回顾云山之战，从美军视角讲述了“打得对手灵魂出窍的中国勇士”。

别扫长官的兴

1950年9月15日，“联合国军”司令、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指挥仁川登陆，迫使朝鲜人民军向北转移，半岛战局逆转。10月7日，麦克阿瑟不顾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划定的“克制线”，率部越过三八线北侵，妄图“感恩节（11月23日）前结束战争”。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，麦克阿瑟轻蔑地说：“如果中国人介入，必将招来惨烈的大屠杀。”可身为北侵主力之美7师师长，巴大维对麦克阿瑟的骄狂忧心忡忡。1948—1949年，他作为美国援蒋军事顾问团长，目睹中共军队摧枯拉朽，连赢三场战略决战的威力。当情报显示中国可能出兵时，巴大维与麦克阿瑟首席情报官威洛比联系，提出以自己的在华经历撰写一份中共军力报告，供各级指挥官参考。但威洛比不予理睬，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接受建议，意味着自己的情报工作存在重大漏洞，更重要的是，巴大维要说的东西跟麦克阿瑟的认识南辕北辙，作为麦克阿瑟的心腹，威洛比可不想去扫长官的兴。

在麦克阿瑟一班高官影响下，美7师17团及仆从的南朝鲜军浑浑噩噩地打到鸭绿江附近，不少官兵已想着回去过节的事情，一些军官丢掉脏脏的作战服，只保留军礼服，准备在东京阅兵式上穿。士兵纷纷打赌，何时能回日本。没人意识到，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何等痛击。

成了仆从的“替死鬼”

作为“感恩节攻势”的一部分，美第1军军长米尔本要求南朝鲜第1师经云山攻取鸭绿江上的水丰水坝。云山是朝鲜西海岸小城，周围群山连绵，通往温井、昌城、宁边和博川的四条公路在此交汇。按照命令，南朝鲜1师连同其右翼的6师、左翼的美24师于10月24日北进。25日早上，南朝鲜军占领云山，但他们与动作缓慢的美24师拉开长约24公里的空隙，导致其左翼失去掩护。发现这条空隙后，志愿军迅速对云山的南朝鲜1师发起钳形攻势，40军120师首先在云山牵制住南朝鲜军，同时40军大部在友邻38、42军配合下，攻击云山以东的南朝鲜第6、8师。最后，志愿军39

军通过渗透美24师和南朝鲜1师在云山以西的空隙，来围歼南朝鲜1师。25日上午，南朝鲜1师向北进攻，其12团在三滩川西岸，而15团试图到达东岸，当15团要过河时，志愿军120师用炮火阻拦，南朝鲜兵起初以为是朝军，但发现是中国军队后一哄而散。26日，志愿军39军切断云山和龙山洞间的公路，对南朝鲜1师形成包围。见势不妙，南朝鲜1师师长白善焯向美军求援，可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却认为南朝鲜人大惊小怪，只命令美骑兵1师8团去接替南朝鲜1师12团的防务，让他们“自己解围”。29日，美8团乘车到达云山。就在同日，志愿军39军也完成对云山的三面包围，其中115师在西南，116师在西北，117师在东北，但他们还不知道美8团已接替南朝鲜12团，只是从南朝鲜军的动静判断敌人可能转移，于是将总攻时间从原定11月1日19时30分提前到16时40分。实际上，南朝鲜1师12团还没完成与美8团的换防就提前开溜，该师的11团则更早撤离云山。结果当志愿军总攻时，云山的

南朝鲜1师只剩下15团，而美8团则当了南朝鲜人的“替死鬼”。

经受当头一棒

志愿军总攻后，117师全力攻击南朝鲜1师15团，116师的4个营则去攻击原南朝鲜12团的阵地，但冲到敌军阵地前，才发现阵地上不是黄种人士兵，原来碰上美军了。但中国战士斗志反而更加旺盛。战至22时30分，南朝鲜15团率先崩溃，美8团1营也被打垮，美军死伤遍地，1营营长小杰克·米利金赶紧组织10辆卡车，用2辆坦克掩护南逃，可只跑到云山以南1.6公里处就被全歼。23时，志愿军39军116师1个连和115师345团一部向云山西侧的美8团2营猛攻。跟美1营一样，美2营阵地也被轻易拿下。此时，美1军军长米尔本还得知南朝鲜1师右翼的南朝鲜6师遭全歼的消息，慌忙命美8团从云山撤退。但命令来得太晚了，由于道路被封锁，美8团的1、2营残部不得不分成小组，通过渗透志愿军防线来撤退，沿途遗弃了大部分车辆和重装备。11月2日凌晨3时，志愿

军39军开始进攻云山南侧的美8团3营，在美军防线上撕开数道口子，只用了10分钟，志愿军就冲到美3营营部，击毙营长奥蒙德。天亮后，美军一方面组织B-26轰炸机空袭，一方面给包围圈内的美8团3营空投补给，但都收效甚微。当天下午，美骑1师师长霍巴特·盖伊少将严令麾下5团火速北援8团3营，但5团在龙头洞遭志愿军115师343团伏击，付出530人伤亡后被迫后撤。战至11月3日凌晨，包围圈中还能战斗的美军已不足50人，美军与外界通信联络中断。清晨时分，美军中士比尔·理查森率4人小队钻出志愿军包围圈，向东探寻撤退路线。他们沿着附近的河流探出一条路，赶紧跑回去报信。15时，美军开始突围，150名伤员被遗弃，理查森中士奉命率60名尚能行动的人悄悄溜出了包围圈，最终只有约20人逃回美军防线。据美军战后统计，在云山战斗中，美军2400人共阵亡800人、负伤1000多人，其中3营800人只有200人生还。巴大维形容，美军在云山接受了一场“中国式葬礼”。石宏



入朝参战高炮
俄武装力量中央博物馆收藏

苏军高炮兵的“援朝岁月”

抗美援朝期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武器沉重打击了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，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。当时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，苏联也秘密派出大批军人从事辅助行动，最为人熟知的是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后方补给线，但据《俄罗斯之翼》最新披露，苏联还出动了为数不少的高炮部队开赴前线，为遏制敌人的“空中绞杀”起了特殊作用。



阿尔先金近照

3台LV/ANTPS/S-3型远程雷达。

战果辉煌

苏军高炮兵沿鸭绿江中国一侧展开，他们所要保护的目标也是美军的“眼中钉”，敌人每天都派飞机轰炸，但在中苏军人拼死抵抗下，美军的疯狂计划从未得逞。苏联老兵弗拉基米尔·阿尔先金回忆，他们得到中国人民无私帮助，“我们像保卫莫斯科一样保卫鸭绿江桥”。

阿尔先金说，高炮兵的任务与其说消灭敌机，毋宁说是破坏敌作战任务，不让他们靠近设防目标。战斗中，美国飞行员为避免被雷达发现，每每在接近目标时抛射大量金属薄片，但中苏雷达兵学会区分雷达上的干扰信号与真实目标，例如松-3K雷达发现80-100公里处目标后，会持续跟踪并将飞机当前坐标传给指挥仪，后者以此为基础算出提前坐标，根据信号大小确定机型、航速、

高度等数据，然后下达开炮指令。敌机不是在弹雨中坠毁，就是偏离航线，把炸弹扔到远离目标的地方。

战争后期，美机改变策略，经常选择低空雷达探测盲区实施渗透偷袭。苏军遂从各师抽调高炮连充当机动分队，根据形势需要变换阵地，取得比固定设防更大的战果。美军被俘飞行员供称，机动分队让他们很恐惧，以为“共军高炮数量不是几百门，而是几千门，几乎无处不在”。

协助培训

据统计，从1951年6月25日到1953年7月27日，苏联高炮部队共击落敌机153架（一说212架），平均下来，每个炮连或炮团分别击毁敌机3架和24架，尽管击毁一架敌机平均要射击12-13次，85炮弹耗弹超过1500发，37炮弹耗弹超过2000发，但考虑到高炮部队需全天候保护目标，而且主要任务不是

看击落多少敌机，而是看设防目标防空效率如何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苏军高炮部队顺利完成既定任务。

更重要的是，苏军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高炮技术官兵。战争期间，志愿军用苏联提供的37炮编组了101个独立高炮营，其中53个营入朝参战，另有40个营编入城防高炮师、团，4个营编入坦克师，4个营编入海军基地。苏军在帮助中国组建高炮部队同时，也将相关战争经验传授给中国同志，使其作战灵活度大大提高。

按照苏联政府的决定，第87、92高炮师及第10探照灯团于1953年1月初回国，由第28、35高炮师及第20探照灯团接替，他们遂行作战任务至战争结束，并于1954年11月撤回国内。常立军

秘密出兵

众所周知，1950年底，苏联就根据相关安排，派遣第64航空军进驻中国东北，保卫鸭绿江沿线交通，阻止“联合国军”切断志愿军后勤，并协助培训志愿军空军。鉴于敌航空兵太过疯狂，加上中方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，1951年4月，苏联武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，强调加派高射炮兵参战非常必要，“这是保护中国东北安东（今丹东）、庙沟等三座机场、鸭绿江北岸三个渡口、跨江铁路桥、水丰电站等战略目标的必要支援，也是稳定战

争态势的唯一途径”。斯大林表示赞同，随即武力部和总参谋部向国土防空军下达筹组部队集群的命令。6月初，苏军第87、92高炮师和第10探照灯团开赴中国，他们收到的行动目的写得直白：“在远接近地阻遏战火向苏联蔓延”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这些高炮兵也和之前的航空军飞行员一样，都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制服。

就装备看，苏军算得上精锐尽出。像第87师下辖第151、1777团，各团均编配4个85毫米炮连（各8门）和4个37毫米炮连（各6门），各连有新式松-3K炮瞄雷达及指挥仪，另有一门37毫米炮直接保护炮连免遭敌机突袭。各团拥有85毫米炮32门、37毫米炮28门，全师还有

